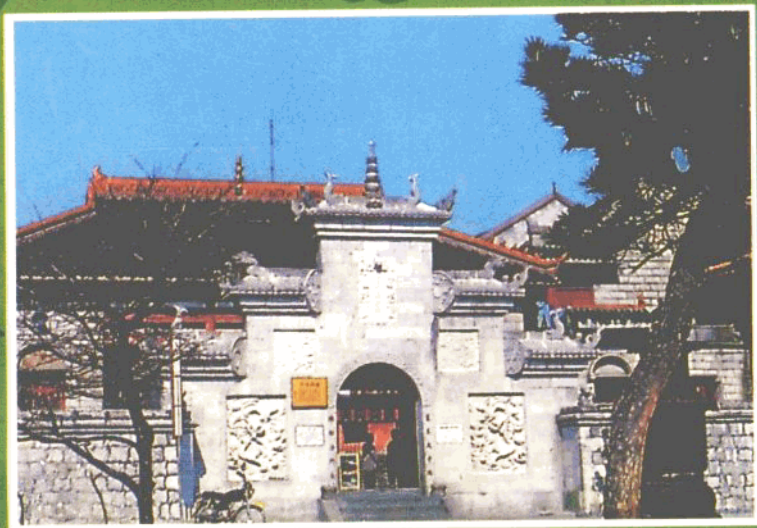


南岳旅游丛书



康华楚 著

上封寺

海南出版社
南岳佛教协会主编

《南岳旅游丛书》编辑委员会

顾 问：刘 正

主 编：蒋垂国

副主编：谭岳生 康华楚 彭玉成

编 委：（以姓氏笔画为序）

万 一	刘 正	刘柏林	李万郴
李正南	伍清明	汤克雄	旷运庚
旷顺年	汪 涛	邹长青	胡遐之
赵自龙	康华楚	康佩仁	唐未之
罗步庵	释惟正	释慈莞	黄至安
彭玉成	蒋垂国	谭岳生	谭合林
颜楚南			

编委会办公室：主 任：谭合林

副主任：旷运庚 颜楚南

刘柏林 康佩仁

天下名山赞礼

——《南岳旅游丛书》总序

刘正

盘亘于湘中大地的南岳衡山，逶迤八百余里，其祝融峰高耸入云，巍峨雄伟，名重千秋，属华夏五岳之一，现为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。中外人士前来旅游和进香者，年达200万人次。

南岳历史悠久，始封于唐虞，享誉于九州。相传唐尧虞舜来此祭祀社稷，巡疆狩猎；大禹曾在此杀白马祭告天地，得“金简玉书”，立“治水丰碑”；宋徽宗则亲笔题赞为“天下名山”。清代康熙等六位帝王也遥颁七块匾额墨宝。凡此，均为装点名山增添了光彩。

南岳佛道共存，古刹如林，且为天台宗和禅宗南岳、青原两系之发源地，其信徒远及日本与东南亚，常来寻根问祖。规模宏大的南岳大庙古建筑群，座落在山脚古

镇，形同北京故宫，史载在隋末唐初时就已存在，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聪明才智的艺术结晶。大庙为九进四重院落，正殿外侧还有众多寺观。其间飞檐斗拱，雕梁画栋，金碧辉煌，布局严谨，为地方神与佛道神祇所共居，香火鼎盛，朝拜者络绎不绝。

南岳古木参天，幽径重重，以“五岳独秀”闻名于世。其祝融峰之高，方广寺之深，水帘洞之奇，藏经殿之秀，禹王城之古，试心桥之险，龙凤瀑之雄，麻姑仙境之幽，号称“八绝”。这里松涛阵阵，云海翻腾，日出磅礴，景色迷人。春可看花，夏可避暑，秋可观日，冬可赏雪，不失为四季之旅游胜地。还有仿中山陵建筑的忠烈祠屹立山腰，供人凭吊，祭抗战英灵于永久。

南岳人文荟萃，从古至今，有李白、杜甫、韩愈、朱熹、张栻、欧阳修、黄庭坚、张居正、魏源、王船山、谭嗣同、蒋介石、周恩来、叶剑英、郭沫若、田汉、陶铸、胡耀邦等等历代众多的思楚

家、军事家、政治家和文人学者慕名而来。他们在此或登临赋诗，抒怀咏志；或访仙觅古，悟禅论道；或建馆兴学，著书立说；或共商国是，挥斥时艰。他们留下的是满山唐诗宋词和历史文物。宋代胡安国父子之学肇开湖湘文化之始，所以南岳享有“文明奥区”之盛名，是中华民族文化艺术的宝库之一。

南岳确属一方不可多得的风水宝地，更让人欣喜的是今日之变化。南岳人民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，坚持改革开放方略，以名山为依托，以旅游为龙头，以弘扬民族文化为内涵，立足国内，面向世界，走“天下南岳”之路，加快名山建设。通过自力更生、信士捐献与招商开发相结合，现在，长达1700米的登山索道已凌空越壑；重修南岳大庙的浩大工程正在大兴土木；幽深的禹王城等新的景点即将兴建。山下的高楼鳞次栉比，游人如织，商贾如云，与秀丽的自然风光交相辉映，昭示着这座名山青春焕发，前程似锦。

经济兴则人文盛。中共南岳区

委和区人民政府为弘扬南岳文化，将名山雄姿展示于世人之前，并推进大规模招商开发，决定编辑出版《南岳旅游丛书》共 20 余册，此亦前所未有之盛事。我青年时代曾就读于南岳大庙侧殿，其时携友漫游沉吟于巨壑飞瀑之侧，针砭时弊；于古刹古斋之间，常赞其宏伟，受其薰陶，于人生、于事业多有受益。新中国成立后，特别是近十余年，我先在省政府主事，后又担任其旅游顾问，更是多度重游，更参与考察开发。今南岳区委、区政府嘱我为丛书作序，忆昔日岁月之峥嵘，喜今朝发展之迅猛，乃欣然书此。是为序。

一九九五年十一月六日于长沙

序

释惟正 释慈茆

释宝昙 释大岳

魏晋以后，我佛南来，至六朝梁、陈之际，南岳开始有寺院。高僧大德到南岳最早者推惠海、希遁、海印三师，但稍后于海印等师而来南岳的慧思大师的社会、历史影响则为最大。慧思于南岳建大、小般若寺（今分别为福严寺、藏经殿），其弟子智顗后入天台山创天台宗。自陈、隋到唐代，法席一直不衰。其后怀让祖来此开禅宗南岳系，希迁祖来此开青原系，五叶七宗，更称盛况。一千五百余年来，南岳佛家，出了许多位大宗师，如慧思、智顗为天台宗师，怀让、马祖为禅宗南岳系宗师，石头为禅宗青原系宗师，楚圆、慧南下开禅宗黄龙、杨歧，承远、日晤传净土，惠开则传律宗。各大宗派先后发扬光大。巍巍南岳，猗欤盛哉！

南岳为素为天下名山，旅游胜地。其实旅

游之胜，半赖寺庙。如前所述，自六朝而后，南岳寺庙林立，南岳民间，素有“六大丛林（福严、方广、上封、祝圣、大善、南台），八百茅庵”的口碑。而佛殿之宏伟规模，鼎食钟鸣，更令游人诚肃美仰，顶礼无既。王夫之《南岳赋》有云：“金碧璀璨，堵窳穹崇。比岫联香，接宇闻钟。花雨成蹊，白云在封。”至今上封、福严、南台、祝圣诸大寺，其庙貌与环境依然如此。漫步园林、梵呗钟声，悠然豁然，一时四大俱空。

为了突出南岳这一特色，为了在旅游中使人有更多充实，我会特选择历史悠久，环境又优美的寺院如福严、祝圣、南台、上封、方广、高台、广济及藏经殿等处，请《南岳山志》正、副总纂谭岳生、康华楚，《文学天地》主编彭玉成等三先生命笔，就其资料多少，或单独成书，或集合成帙。它既足供您学习历史，了解佛理，又能用以导游，备览了山川寺院之胜。这也算是一件功德吧，谨以为序。

（本文作者系南岳佛教协会正副会长）

目 录

序

释堆正 释慈范
释宝昙 释大岳

(一) 今昔上封寺	(1)
(二) 名人的足迹	(14)
(三) 高僧题名录	(24)
(四) 百年风云	(30)
(五) 寺外天地	(37)
(六) 结语	(48)
附录：⊖ 诗四十一首	(50)
⊖ 文 五篇	(66)
后记	(72)
总跋	胡遐之 (77)

(一) 今昔上封寺

上封寺座落在南岳第一高峰祝融峰额下。祝融峰海拔高 1289.8 米，上封寺处高程大约在 1200 米左右。春冬两季，积雪难消，天风如涛，扑面成冰，除了寺院中透出的钟磬和梵呗声，这里一片寂寥宁静，再无声息，是个驱除烦恼，忘掉自己的世界。夏秋两季，有时天高气爽，暑意全消，可上祝融峰揽胜，可到望日台望日，可到高台寺看松，可下会仙桥履险。有时云雾四合，云海翻腾，更属奇观，而云伴人眠，带来山叶的香，山泉的响，山花的甜，尤其是平生快事。

上封寺是现今全国汉族佛教重点寺院之一，是国务院公布应保护的古刹，从隋代大业年间（605—618）建寺算起，至少已有一千二百七十多年的历史。曾经有好几种说法：一说她原为光天观，至隋代大业年间，隋炀帝勅改建为寺，遂名上封寺。另一种说法是陈光大二年，天台宗二祖慧思率弟子四十二人来南岳传法，建大般若寺（今福严寺）于掷钵峰下，又在祥光峰上建小般若寺（今藏经殿），因须上下两处修持传法，便在祝融峰光天坛附近建了个小阁楼或茅庵。隋炀帝尊崇慧思的弟子智颢、智瓘（两人均为国师），因而纪念慧思，

便就原阁楼改建为寺，并非光天观或光天坛原址。据宋代陈田夫《总胜集》光天观一条记述：“按南岳《十八高僧传》（唐初期僧惠日著，卢藏用作序）中云，陈光大初思大和尚领徒到此建阁，作其徒上下经行听法之所。则光天观当别有基也。”陈田夫是宋代道士，住南岳九真洞老圃庵，他来往七十二峰间三十余年，考证而成书，他所引的资料又是中唐初期的《衡岳十八高僧传》，该传写成时距隋代建寺年代尚近，所说应该是可靠的。大约光天坛在唐末后梁期间尚有遗址，诗僧齐己当时来上封寺参持时曾有《上封寺诗》，诗的最后两句是“坛西独立久，白日转神州。”这个坛可能就是道家的光天坛。唐玄宗时天师司马承祯并曾在这里建过“息庵”，何虚应、田虚应、邓中虚、张太虚四位著名道士先后在这里论道。好了，有关上封寺建寺由来的考证到这里可以就此作结，不必再去啰嗦了。总之，她的肇建，是与天台宗在南岳的开辟和发展息息相关的。

上封寺肇建以后，她的前一时期属天台宗弟子住持，后来属禅宗，到了宋代，完全是禅宗黄龙派的天下。有人讥笑上封寺佛学无特色，只是一个“香火场”，这点倒未必尽然。上封寺在佛家活动中别具特色，虽然比不上福严、南台、祝圣，但也有过不少高僧、诗僧，我们将在后几节中作详细叙述。上封寺另一个

比福严、南台要强的，是她的生命持续力似乎特别长，总维系着一丝香火不坠，不像福严、南台那样大起大落，寺废僧空。这大概也就是人们讥笑她是“香火场”的一个根据吧。

唐代诗人卢肇曾写过《登祝融峰兰若》诗，写的就是当时的上封寺。诗中有两句道，“行到月宫霞外寺，白云相伴两三僧。”诗的实景和意境都相当寂寥。但请读者不要忘记那是写在一个什么时代。卢肇是唐武宗会昌三年（834）进士，任过江西吉州（今吉安）刺史，当时来登祝融，遂游上封。唐武宗会昌年间，正是崇奉道教，汰黜僧尼的时候，不少寺庙被废，僧尼还俗，可说和距今三十年前的文化大革命，和尚、道士都“扫地出门”，“下放改造”差不了好多，是佛家一大劫难。然而，祝融峰顶的上峰寺，居然还有两三僧与白云为伴，使寺庙不坠，而且见之于刺史大人的字里行间，实在是一个政治上的奇迹。当然，这时的上封寺也的确是寂寞而荒凉了，即使她并没有圯废。

五代初期，著名诗僧齐己曾在福严、上封两寺闭关一个时期，如前所述，他曾写过一首上封寺诗。但上封寺这个时期建筑规模如何，诗中没有触及。自隋、唐到五代，庙貌如何，别无资料，只卢肇诗称的“月宫霞外寺”，可以想见，不是茅庵。可以想见，建在四川成都浣

花溪畔的诗人杜甫的草庐尚且“八月秋高风怒号，卷我屋上三重茅”，那么，建在祝融峰顶的罡风里如是茅庵更是存不住的。宋代陈田夫《总胜集》上封禅寺条说：上封寺，“据钱景衍《胜概集》云，本朝赐额建也。……寺有穹林阁。僧室未尝去火，秋初早已冰冻，虽盛夏亦夹服。”他后面说的颇有夸张，但前面却使我们晓得，上封寺在宋代重新赐额，寺内且建有穹林阁，则这时建筑已稍具规模了。王朝赐额，即使不赐金帛，也要由地方上集资建房，以示荣宠。其时宋室南渡，“五岳至今余一岳，北望乾坤双泪落。”一批南渡官员和知识分子们，到这唯一的“寿岳”来游历，登高远眺，北忆中原，那种荆棘铜驼之感，怎能不象东晋名士们那样，新亭痛哭，慷慨激昂，写出多少的爱国诗篇。但这些诗篇，既是发抒忧国忧民之感，顶多不过是以壮丽的山川作起兴，不会大写上封佛寺的规模的。关于上封寺那时的样子，我们只能从一些诗文字里行间的偶尔透露，微微窥见一个轮廓：即它是一栋栋板屋，已具一定规模，寺内还有一座令人流连的穹林阁。整个寺院大约不比方广寺小。后于陈田夫约四十年的宋代朱熹、张栻，于乾道三年（1167）来游南岳，自马迹桥、方广寺一路踏雪登祝融，到上封，张栻在其《游南岳唱酬序》一文中叙述自方广、高台（老高台寺，在妙高峰车辙亭

附近)至上封诸寺皆板屋,板屋是用木板钉盖以代替陶瓦作屋顶的的砖木建筑,它的好处是不会象瓦一样被冰雪冻裂,而且木板不易导热,又可以保温。这大约是铁生产和工艺未得重大发展以前的高山建筑的通用形式。这类建筑在元代仍然沿续下去。象元代文学家,修过金、辽、宋三史的揭傒斯,就在他那首《登祝融峰赠星上人》诗里说过,“朔风日夜相腾蹙,谷老崖坚松柏秃。古来铁瓦尽飘扬,山中至今犹板屋。”可见上封寺在宋末、元初曾一度使用过铁瓦,因补充不易,且重量不够,仍用木板。和陈田夫相同,宋代张栻在其《唱酬序》中也记叙过上封寺“有穹林阁,侍郎胡公题榜,盖取韩子‘云壁潭潭,穹林攸擢’之语。”侍郎胡公指胡寅,他是张栻的老师胡宏的兄弟,宋代理学家,人称他茅堂先生。胡宏的父亲胡安国,也是著名理学家,又是佛家居士,也经常到上封寺找方丈研究哲学思想。胡氏父子的经世致用和尊王攘夷思想对后世影响颇深,形成了湖湘学派一脉。胡氏父子、朱熹、张栻、林用中以及李义山、陈从古、折质义等等名人、名宦,都来上封,在这一群贤毕至,少长咸集的峰头,可以想见,当时的上封寺规模,不会敝陋到什么地方去的。

大约直到明代中期,铁的冶炼得到较大发展,开始有了铸造工场,铸造的规模和工艺都

有显著变化和完善，信士们才重新有了可能捐资奉献铁瓦。于是上封寺、祝融殿都变成了铁瓦石墙，屹立峰头，给人一种坚不可拔的感觉，再大的“朔风”也无法使它们“飘扬”了。上封寺改成铁瓦，大体上和方广寺同时，是在明代嘉靖初年（1523）。以后不久，约莫在明嘉靖中（1522—1566），上封寺又新建天王殿，信士罗枏还特地捐资铸成铁塑的四大天王立像，进行供奉。据说，铁铸的四大天王就在上封寺附近开炉铸造的，他们屹立在殿侧两壁前，伟岸奇特，造形生动，金碧辉煌，威严逼人，不可迫视。可惜四尊巨象已在建国初期上封寺一次大火中毁去。

明末清初，湘潭、衡山、衡阳一带，为清军与南明军作拉锯战的地方，何腾蛟率部自湘潭撤退时，所属大将满大壮，就在南岳附近抗清牺牲。当时，南岳大庙已遭兵燹，方广寺在王船山、管嗣裘起义后被焚，福严、南台两寺也废（南台全废），其他佛寺均多零落，上封寺的命运也好不了多少。据清康熙十二年（1673）时任清政府湖广总督，绥远大将军的蔡毓荣的《衡山游记》说：“湘南（寺）、丹霞（寺）皆成废址。惟上封寺败屋数椽，风雨飘摇，云雾出入，僧徒寥落，有不能终日之势。问及福严、南台诸名刹，闻已颓毁，良可慨也。”据此，上封寺尚存败屋数椽，算得是不幸

中的幸事。蔡毓荣是个热心人，他查清和收回了上封寺被侵夺的田产，还修葺了望日台的岫嵎碑，刻碑在上封寺中记其事。

从康熙后到今，上封寺的兴废沿革，才有较多一些的志述。据新编《南岳志》载：“清康熙中（1662—1722），湖南巡抚周召南邀请高僧异目，来寺作方丈，大修寺舍，建成一座四进两廊的大佛寺。”这大约是上封寺历史上的鼎盛时期之一（方丈异目还著有《上封寺志》一书，可惜现已不存，不然倒可据以说清上封寺千载沧桑中的几番盛衰了）。据清雍正十三年（1735）对当时南岳僧寺 163 所中的 29 所的田亩进行勘查，上封寺有田 448.1 亩，其经济实力居五大丛林（祝圣、上封、南台、福严、大善五寺）的首位。

清同治年间（1862—1874），曾赐过太子少保衔的湘乡人曾国荃捐资白银二万余两，重修上封寺，寺宇一新，曾国荃还刻碑记载了这份“功德”。

到民国期间，因高山风烈雪多，上封寺又渐颓败，加上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，上封寺方丈素禅为国民党反动地方当局逮捕杀害，寺僧星散，寺径荒芜，寺产也多被豪强侵夺，殿堂更加寂寞冷落，一片荒凉。直到民国二十一年（1932）九月，时任湖南省政府主席的何键，聘请高僧宝生来上封寺作住持。宝生担

任住持后，经过三年的寺产清理和十方募化，大修了天王殿、大雄殿，重建了祖堂、禅堂，增建斋堂、寮房，并新修了香客招待所。他召回了僧众，恢复了上封寺的丛林制度，又建了山上封寺登祝融峰的石板游路，重修了由祝融峰顶侧太阳泉引水到上封寺香积厨的石枧（即老女枧），新盖了祝融峰的避雨亭，还亲自书写了“黄离狮吼”和“震萃风云”两幅横额，镌刻在避雨亭的两端。

上封寺经过了宝生的一番整顿和修建，寺貌全新，石垣铁瓦，佛像庄严，殿堂肃穆，金碧辉煌；招待所则红漆窗棂，碧纱门窗，几净床洁，游客如云，一时称盛。何键本人也为重修上封寺和山顶的祝融殿捐了钱，还为上封寺里添置了上、中等棉被各四十套，普通棉被一百套，寒衣四十件，轿夫棉背心八十件，专供游客登山住宿和揽胜时的御寒之用，为上封寺的振兴做了又一件好事。上封寺为游客们设立招待所，可说是南岳各僧寺的创举。当时祝圣、南台、大善、福严、方广几处，都没有这种接待游客的较舒适的地方。

到了民国三十一年（1942），上封寺终因管理不够完善，僧众挂搭日多，杂役人员也不少，各种开支太大，纯靠地租、香火和旅游收入已难于维持原状，逐渐陷入困境。据新编《南岳志·宗教篇》提供的资料，上封寺当时